

尋找另一半

為故宮琺瑯彩瓷配對

廖寶秀

緣起

二〇〇五年十月筆者參加北京故宮所舉辦「故宮博物院八十周年華誕古陶瓷國際學術討論會」，無意中在故宮特為八十周年所成立的古陶瓷研究觀摩室中（圖一），見到一批原為清宮舊藏的損傷瓷器，有些經修補、有些則保留原貌。（圖二）其中一對破損修復的「雍正年製磁胎畫琺瑯白梅花紅地鍾」（圖二）格外眼熟。不禁想起院藏雍正磁胎畫琺瑯的同類器中，有宮碗一對（圖四）、四寸碟三對（圖五）、三寸碟二對（圖六），惟獨缺少酒鍾與茶鍾，而這對酒鍾在故宮的原始帳冊中登錄有帳，品名為「磁胎畫琺瑯白梅花紅地鍾一對」，

帶匣西五五號（乾隆時期所配楠木匣，上刻品名及編號），雍正年製堆料款」。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清宮文物所編《點查故宮物品報告》（以下簡稱《點查報告》）中登錄的原始編號為「列四六五」（註二），然而文物抵臺後帳上缺此編號。今見此對殘破酒鍾，始恍然大悟，殘缺傷璽的瓷器，南遷裝箱時即使名貴如琺瑯彩瓷者，仍遭汰選。

筆者將此一發現告知北京故宮王健華研究員，並且得知北京故宮藏有大量明清兩代基本型御用瓷殘損器約一萬件，其他明清御用瓷碎片及古窯址調查標本約七萬片，這也是故宮古陶瓷研究觀摩室最具研究



圖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資料觀摩室
展櫃設計以方便開啓提放及安全為主，提供專家學者觀摩。



圖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資料庫房內的損傷瓷器

價值的陶瓷實物標本。王研究員於討論會中發表了北京〈故宮殘損盜器的研究〉，讓筆者獲益不少。而筆者之所以能識別比對出它們的身份，也正由於

撰寫〈從檔案內品名看乾隆盜胎珐瑯彩諸問題〉論文，撰稿期間頗為留心這批原藏於端凝殿「列」字編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磁胎畫珐瑯器。

筆者對於《點查報告》中原列一對，而今國立故宮博物院僅存一件者特別感到興趣，它的另一半在那？為何短缺？因而引發筆者濃厚的追尋意念，為這些原是一對如今落單的珐瑯彩瓷配對尋找另一半，期見它們合璧的面貌。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台北故宮）藏品中有一批原藏於紫禁城乾清宮端凝殿庫房康雍乾三朝的珍貴珐瑯彩器，品類包含金、銀、銅、玻璃、磁胎畫珐瑯器以及磁胎洋彩。（註二）根據《養心殿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清檔》）記載，這批清代重要的時作器在乾隆朝受到特別的重



圖三 雍正年製 磁胎畫珐瑯白梅花紅地鍾一對（原始編號列四六五）口徑7.3公分、足徑2.9公分、高3.5公分，這類尺寸清宮檔案內均載為酒鍾。此對酒鍾雖在《點查報告》上登錄有帳，然因破損未隨文物來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雍正九年 磁胎畫珐瑯白梅花紅地宮碗一對（列二二八/故盜17688-9）口徑15.1公分、足徑6.3公分、高7公分圖樣相似而不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雍正十年 磁胎畫琺瑯白梅花紅地四寸碟一件（列四五九之2/故瓷17551）口徑13.5分、足徑8.1公分、高2.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雍正十年 磁胎畫琺瑯白梅花紅地三寸碟一對（列四七三/故瓷17011-2）口徑10.7分、足徑7.0公分、高2.8公分
雍正磁胎畫琺瑯圖樣相似而不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視，自乾隆三年起，清高宗為這批器物陸續配匣入藏保管，並在匣上填寫年代、品名，刻字填色，作系統性的整理。其後，每隔一段時間清點核對，並登錄於道光十五（一八三五）年及光緒元（一八七五）年《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以下簡稱《琺瑯陳設檔案》）等數冊檔案中。根據檔案記錄，清宮為畫琺瑯所作器物皆成雙製作，因此檔案帳冊上絕大多數為成對登錄，這批重要琺瑯彩器隨文物整批播遷來臺，基本上與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報告》所列大致相同，本文僅就原是一對，如今落單在台北故宮的琺瑯彩瓷尋找「另一半」。

還原成對文物

仔細查閱北京故宮近年出版的《琺瑯彩·粉彩》、《清代御窯瓷器》、及《古陶瓷資料選萃》等書，發現書內所標明原清宮舊藏的琺瑯彩、粉彩器中，數件與台北故宮所藏極為



圖七 雍正 磁胎畫琺瑯眉壽長春白地宮碗
(列二二四/故瓷17515) 口徑15.1分、足徑6.3公分、高6.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雍正 磁胎畫琺瑯眉壽長春白地宮碗
口徑14.6分、足徑6.0公分、高6.9公分
這件傷裂的宮碗與圖七成對，畫樣相似，佈局不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類似，經比對發現它們正是台北故宮所缺失的另一半；更由圖片資料顯示，北京故宮所藏這些完美或傷損的琺瑯彩瓷，無論造型、紋飾或尺寸，幾乎可以確定它們與台北故宮所藏原是成雙製作的一對。

以下對台北故宮所藏原端凝殿「列」字、以及養心殿「呂」字編號單件磁胎琺瑯彩器的特徵略作敘述，再談到為它配對經過。它們的另一半都在北京故宮，有的則已經殘破或傷盪，有的則完美無缺。

(一) 雍正 磁胎畫琺瑯眉壽長春白地宮碗一對，《陳設檔》、《點查報告》均列一對，現院藏僅一件(列二二四，故宮文物統一編號：故瓷一七五一五，圖七)。

這類口徑約十五公分的撇口碗，清宮一般稱為宮碗。外壁一面以琺瑯彩繪白梅、月季、靈芝等花卉；另面則詩題：「百轉千聲隨意好，琪花瑤草逐時新」；鈐印「先春」、「壽古」、「香清」。底藍料書



圖九 雍正 磁胎畫琺瑯彩眉壽白地宮碗 (列二三〇/故瓷17186) 口徑14.1分、足徑5.9公分、高6.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雍正 磁胎畫琺瑯彩眉壽白地宮碗 口徑14.7分、足徑5.9公分、高6.8公分
這件宮碗，因口沿傷裂數道遭汰選。與圖九成對，畫樣相似，構圖略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年製」四字楷書款。雍正畫琺瑯講究胎地細膩瑩潔，對繪工、釉色亦嚴格要求，而雍正皇帝本身厭俗尚雅的審美觀，尤其反映在琺瑯彩瓷的品質上。此器紋飾梅花與「眉」同音，靈芝、「壽古」鈐印象徵長「壽」，月季花又稱「長春」花，因此清宮定其名為「眉壽長春」，寓意吉祥。前已提及清宮造器均成對製作，而今只剩單碗，經比對發現藏於北京故宮的「雍正琺瑯彩梅花牡丹碗」(圖八)正是此對碗的另一件。而北京故宮將此作品名定為「琺瑯彩梅花牡丹碗」實誤，因為梅樹下的瑰紅花卉實為月季而非牡丹。(註三)筆者曾於本刊二七九期〈一是二——雍乾兩朝成對的磁胎琺瑯彩〉中提出雍正朝成對磁胎畫琺瑯的紋飾畫樣，堪稱劃時代的創舉，其與一般成對器物不同，圖樣不會一模一樣或左右對稱；相同的花卉或山水，其構成要素或許相同，但佈局、畫樣卻相似



圖十一 雍正九年 磁胎畫琺瑯五彩眉壽白地大碗一對
(列二五〇/故瓷16995-6)：口徑16公分、足徑6.9公分、
高7.5公分 成對紋飾，相似而不相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不同。這對分藏兩地的畫琺瑯眉壽長春白地宮碗亦復如此，從尺寸或圖樣以觀，它們都是成雙的一對，只是後者在文物南遷時或已損裂，從口沿至底部傷裂一大道，因此汰選留置，未能與完美者一起來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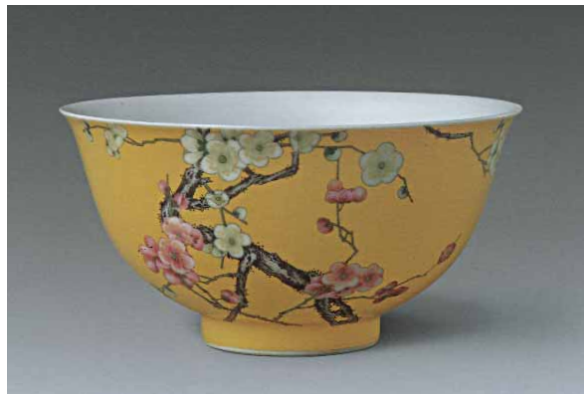
(二) 雍正 磁胎畫琺瑯眉壽白地宮碗一對(列二三〇，故瓷一七一八六，圖九)。

雍正皇帝雅好梅花，喜用各種色地的白梅或紅白梅圖

樣，除「白梅花紅地宮碗」(圖四)一對外，有「眉壽白地茶鍾」、「五彩眉壽白地大碗」(圖十一)、「紅白梅花黃地茶碗」(圖十二)、「綠竹紅梅綠地鍾」、「黃地紅梅五寸碟」、「黑地白梅花四寸碟」、「青地白梅花三寸碟」等等，然而製作數量均不多，最多數對幾件而已，本件形制僅此一對。碗壁繪紅白梅兩株，梅幹造型奇拔，蔓延器身。另面詩題：「芳蕊經時雪裏開」；左右鈐印「先春」、「壽古」、「香清」；底書「雍正年製」四字藍料釉上楷款。這件宮碗構圖簡潔，清麗高雅，反映了雍正朝的時尚風格。此件的另一半亦因口沿傷裂數道(圖十)，留置北京故宮，其優雅的畫樣與本院所藏相近而不同，因此可以確認它們曾經是成雙的一對。

(三) 雍正 磁胎畫琺瑯瑯錦堂春富貴白地宮碗一對(列二二三，故瓷一七五四〇，圖十三)。

碗口微撇，胎白細膩如



圖十二 雍正十年 磁胎畫琺瑯紅白梅花黃地茶碗 口徑12公分、足徑4.6公分、高6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宮博物院藏

玉，碗壁一面繪飾湖石、多色牡丹、長尾雌雄雉雞一對，優遊其間，構成一幅生動雅致的花鳥圖畫。一面墨彩書：「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繡雲。」詩題上下鈐印：「佳麗」、「金成」、「旭映」。底藍料書「雍正年製」四字楷款。畫面取園囿一景，雄雉雞佇足石上與雌雉雞相對呼應，毛羽設色鮮豔寫實，描繪精細，實為一幅集詩、書、畫、印一體的花鳥佳作。這件宮碗現為單品一件，另一件亦藏於北京故宮。而有

異於前述者，北京故宮這件錦堂春富貴白地宮碗狀況似乎是完美無瑕，構圖佈局與本院所藏略異，雄雉雞曲頸後視，而雌雉雞似乎亦聽到異樣，警戒伸頸探望（圖十三），與前者的對望（圖十四），略有變化，同置一起相映成趣。長尾雉雞常與牡丹一起入畫，寓意吉祥富貴。此對碗，色如錦堂，吉祥富麗，設色與院藏意大利院畫家郎世寧所繪〈錦春圖〉相近，整體呈現協調的留白空間，體現了寫實花鳥繪畫的效果，予人欣賞書畫的樂趣，而這也是雍正畫琺瑯彩瓷的魅力所在。雍正朝成雙琺瑯彩的畫樣不會完全相同，此對分藏兩院故宮的錦堂春富貴白地宮碗，無論從形制、或紋飾比對，它們應該都是成雙的一對，也是天下無雙的絕品。

（四）雍正 磁胎畫琺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一件（列三六〇之一九，故瓷一七六九七，圖十五）。

院藏雍正朝磁胎畫琺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在道光十五年

的《陳設檔》中即記載只有一件，然而它或可與北京故宮所藏黃地芝仙祝壽茶鍾配成一對。院藏這件茶鍾以黃色鋪地，一面畫蘭石靈芝，一面題「雲深瑤島開仙逕，春暖芝蘭花自香」，詩句上下加飾「佳麗」、「壽古」、「香清」；北京故宮所藏為「佳麗」、「金成」、「旭映」三篆印。底藍料書「雍正年製」四字楷款，外加雙方框。胎體瑩潔如玉，繪工精巧，蘭蕙描畫細膩，呈現雍正琺瑯彩端麗典雅的風格。雍正朝開始成對的磁胎畫琺瑯圖樣是以不規則、不統一，相似而不同的繪畫方式表現，此一技法亦完全被乾隆朝所繼承下來，乾隆早期作品承襲關係明顯，多數作品顯見雍正遺風，例如這對磁胎畫琺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乾隆五年亦製作了一對相似茶碗；「紅葉八哥」題材紋飾，乾隆朝亦相沿襲。本件在清宮記錄上從道光十五年直至民國十四年，僅登載一件，顯見當時另一件或一直陳列在外，未歸回端凝殿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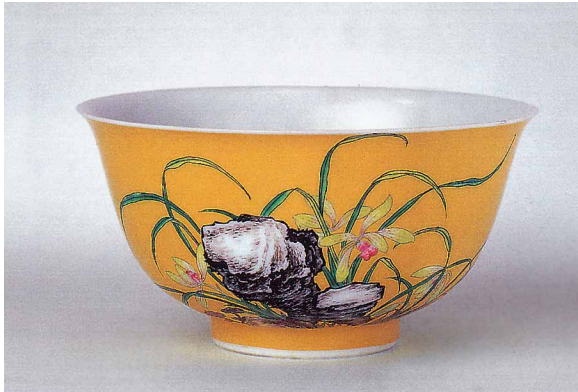


圖十四 雍正 磁胎畫琺瑯錦堂春富貴白地宮碗
口徑14.5公分、足徑6.6公分、高6.0公分
此件完美，《點查報告》上登錄有帳，然不知何因，未隨文物來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雍正 磁胎畫琺瑯錦堂春富貴白地宮碗一件 (列二三三/故瓷17540)
口徑14.7公分、足徑6.8公分、高6.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雍正 磁胎畫珐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
口徑10.3公分、足徑4.0公分、高5.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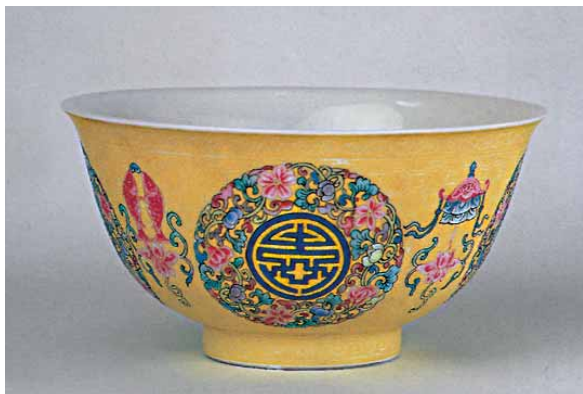


圖十五 雍正 磁胎畫珐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一件（列三六〇之19/故瓷17697）
口徑12公分、足徑4.6公分、高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房，因此帳上均列一件。

（五）乾隆 磁胎畫珐瑯（錦上添花黃地）茶鍾一件（列三四六，故瓷八五七七，圖十七）。

與這件技法、紋飾相同的乾隆朝茶鍾，本院另藏有一對，清宮訂名為「磁胎錦上添花黃地茶鍾」（圖十九），兩者技法、紋飾相同，故應同名。三件茶鍾器心均以胭脂紅料施繪山水，外壁黃地上錐剔龜甲錦地紋，上繪四團花「壽」字紋飾，團花間隔處則各鈎畫蓮托八吉祥紋中的四寶，有「法輪、寶傘、海螺、盤長」。底藍料書「乾隆年製」四字楷款。清宮稱這種錦地上加飾紋樣的技法為「錦上添花」，與前成對者圖十九為同一款式，但不知何故，單件者品名卻省略「錦上添花黃地」。北京故宮亦藏有一件與此相同技法的茶鍾（圖十八），其紋飾四寶為「雙魚、白蓋、蓮花、寶瓶」，恰與本院所藏（圖十七）合成蓮托八寶紋也就是八吉祥紋，故筆者認為二件應為成雙的一對，而且



圖十八 乾隆六年 磁胎畫琺瑯 錦上添花茶鍾 口徑10.1公分、足徑3.9公分、高4.8公分 外壁黃錦地上添飾團花「壽」字紋與八吉祥紋中的四寶「雙魚、白蓋、蓮花、寶瓶」。恰與圖一七合成蓮托八吉祥，為成雙的一對。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乾隆六年 磁胎畫琺瑯 錦上添花茶鍾 一件 (列三四六/故瓷8577) 口徑10.2公分、足徑4.0公分、高5.1公分 外壁黃錦地上加飾團花「壽」字紋及八吉祥紋中的四寶「法輪、寶傘、海螺、盤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極可能就是《活計檔》上所記載乾隆六年所製作的「磁胎畫琺瑯錦上添花黃地茶鍾」。這對茶鍾除紋飾正好可以搭配之外，外壁蓮托八吉祥的蓮花紋，兩側只有卷枝而無葉片。然而，另一對院藏茶鍾（圖十九），它們兩側的卷枝上卻各加飾一片綠葉，在在顯示這二件分藏二地故宮的茶鍾，原本就是配對製作的一套。北京故宮所藏的這件錦上添花茶鍾似為完美器。道光十五年《陳設檔》及民國十四年的《點查報告》均載「磁胎畫琺瑯茶鍾一件」，顯見當年這對茶鍾或分別收藏於不同的宮殿，以致未列於上述兩式帳冊上。

（六）乾隆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膽瓶一件（呂補二十，故瓷一七二八六，圖二十）

乾隆朝開始流行錦上添花紋飾，這種技法在乾隆早期同時使用於宮中燒製完成的磁胎畫琺瑯，與景德鎮御窯燒成的磁胎洋彩（粉彩^{註四}）二種品類上。不過畫琺瑯的成對紋飾是相似而不同，而磁胎洋彩除



圖十九 乾隆六年 磁胎錦上添花黃地茶鍾一對(列五九〇/故瓷17021-2) 此對碗與圖十七、十八相同，惟八寶紋略低於團壽紋。磁胎畫珐瑯錦上添花紋飾，外壁錦上添花紋飾或同，內壁畫樣相近而不同。
《活計檔》名稱為「磁胎法瑯黃地錦上添花茶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開光山水碗、杯外，則為完全相同的一對。這是洋彩與珐瑯彩的最大區別之一；另外還有燒成地點不同，落款樣式亦不相同，宮中燒成者乾隆朝為四字楷體釉上料款，而雍正朝除四字楷體釉上料款外，還有四字及六字釉下青花楷款。至於乾隆朝的洋彩則多為篆款，多數為青花六字篆款，少數為四字及六字篆體料款。這件膽瓶以洋紅鋪地後，錐刻細密卷草紋（又稱鳳尾紋），其上並加飾各色洋花圖案（圖二十）（清宮檔案稱西洋式圖樣案花卉為洋花，一般無法如中國式花卉，可以辨識名稱），器底松石綠釉上藍料書「乾隆年製」四字篆款。全器裝飾華麗細膩，呈現乾隆朝洋彩瓷器特有的繁花似錦風格。本院所藏同類造型、裝飾的膽瓶另還有一對（圖二二），不過，後者對瓶器身上滿飾洋花、牡丹花及蝙蝠紋飾，前者之單件頸肩處則留有二段僅飾錦地而無花卉的空間。此一特徵與北京故宮所藏名為「胭脂紫地珐瑯彩直頸瓶」（應



圖二一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膽瓶 口徑3.2公分、足徑4.4公分、高27? (或20.7)公分 紋飾與圖二十成對，因破損未能與圖二十成對來臺。洋彩錦上添花成對紋飾，一個模樣。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膽瓶 (呂補二〇/故瓷17286) 口徑3.6公分、足徑4.1公分、高20.6公分 紋飾與圖二一成對，與圖二二略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磁胎洋彩或民國以後所稱的粉彩)的傷損器相同，因此筆者亦認為這對形制、紋飾相同的膽瓶，它們原本應也是成雙的一對。這件原藏養心殿的洋彩膽瓶在《點查報告》上並無登錄，現名稱「乾隆款錦上添花錐把瓶壹件」(「呂補二〇」)，為民國二十五年十月清點留存北平各類文物所補錄。《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記載：二十五年十月：「留存北平各類文物次第審查完畢，點查工作告一結束。點查北平故宮文物雖不若上海清查詳盡，成果仍極豐碩。凡清室善後委員會於倉促中遺漏者，或載於清室舊目從未發現者，逐件檢出，並以補號登錄；文物種類因而驟增數千，件數不下數萬」。因此養心殿(原「呂」字編號)遺漏者之編號則為「呂補」。這件「呂補二〇」編號的「乾隆款錦上添花錐把瓶壹件」，因無原收藏木匣品名可資參考，故無法與清宮原訂名稱相符。然核對乾隆朝《活計檔》上的名稱，這件膽瓶應為乾隆八年四

月配匣入乾清宮的「磁胎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膽瓶一對」。無論從形制、紋樣或裝飾技法皆可與同類洋彩器互相比對。藏於北京故宮者(圖二一)，或於文物南遷時已發現傷裂，故無列於帳上。

結語

以上所述除洋彩外，餘五件磁胎琺瑯彩(清宮稱磁胎畫琺瑯)與道光十五年《琺瑯陳設檔》、以及民國十四年《點查報告》上所列均相符合。登錄一對者，現台北故宮僅存一件，另一件留置北京故宮，其中一件完美(圖十四)、兩件傷損(圖八、十)。傷者而遭汰選原因可以理解，然而，上述兩類檔案均載原為單件者(圖十五、十七、二十)，如今卻仍可從北京故宮配得另一半，其中兩件完整(圖十六、十八)、一件傷損(圖二一)，為何會發生這種現象？則必須透過從清宮文物的製作、典藏、陳設等相關檔案，以及探究民國十四年及二十五年點查留存北平各類

文物的資料著手。據聞北京故宮近年從紫禁城宮殿內隱密處，又新發現一批珍貴文物，可見清宮遺留文物仍有未被發現或遺漏者。這些資料或需仰賴北京故宮的研究發表，方可解開疑惑，也才能釐清清宮文物的流傳及收藏脈絡，更進一步研究琺瑯彩、洋彩及其他文



圖二二 乾隆八年 磁胎洋彩紅地 錦上添花膽瓶一對（呂補一八故瓷17284-5）
口徑3.6公分、足徑4.1公分、高20.6公分
磁胎洋彩成對紋飾，兩兩相同，統一畫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的種種相關問題。以清代彩瓷而言，琺瑯彩及洋彩無異是清宮最珍貴也是最受清帝重視的品類，尤其於宮廷燒造完成的「磁胎畫琺瑯」以及於景德鎮御窯廠完成製作的「磁胎洋彩」（民國以後通稱「粉彩」）。這二類彩瓷均以琺瑯為顏料，但由於燒製完成地

點、以及裝飾技法、寫款方式的不同，名稱因而有所區別。這二類清宮所重視的彩瓷，在當時由於釉料、技術的原因，燒製量非常稀少，一般多為一對，不會超過數對，大部分珍藏於乾清宮，除少數陳設於圓明園，後遭入侵者略奪之外，基本上流失於外者少之又少。琺瑯彩瓷與其他品類不同，宮廷基本上不作為賞賜品，所以缺一者不是破損，就是仍留藏北京故宮，也因為數量稀少，筆者才能再度為這些出身不凡的單身貴族配對以成。其實，除了瓷胎之外，少數其他材質的文物亦有相同的情形，如院藏康熙朝至乾隆朝的玻璃胎畫琺瑯器於《陳設檔》《點查報告》均登錄一件（圖二二一—二五），由於件數極少，又無另一半可供比對參考，因此，玻璃胎畫琺瑯的成對圖樣，是否與磁胎畫琺瑯一樣，呈現相似而不同風格，因無成對器物可作比對，故無法作出辨別。所以台北故宮所藏玻璃胎畫琺瑯人物鼻煙壺（註五，圖二二六）與北京



圖二五 乾隆六年 玻璃胎畫珐瑯花卉三喜梅瓶一件（列六六二/故瓷8528）高10公分
此瓶據《活計檔》載為乾隆六年五月：「呆白玻璃畫長春花蝴蝶花插一件，各配一匣入乾清宮珐瑯器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乾隆六年 玻璃胎畫珐瑯葫蘆花插一件（列五七四/故瓷17559）高11公分
此瓶據《活計檔》載為乾隆六年五月：「呆白玻璃畫娃娃葫蘆花插一件，各配一匣入乾清宮珐瑯器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乾隆六年 玻璃胎畫珐瑯八楞瓶一件（列五六五/故瓷8494）高13公分
此瓶《活計檔》載為乾隆六年五月：「呆白玻璃畫五福捧壽八楞花插一件，各配一匣入乾清宮珐瑯器皿。」
圖二三至二五據《活計檔》所記，當年均只製作一件。《陳設檔》與《活計檔》品名略異，然均指同件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七 乾隆 玻璃胎畫珐瑯仕女鼻煙壺一件
口徑1.2公分、腹寬2.6公分、高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六 乾隆 玻璃胎畫珐瑯仕女鼻煙壺一件（金五四之3/故瓷17629）
口徑1.2公分、腹寬2.6公分、高7公分 此件與圖二七相同畫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八 北京故宮博物院古陶瓷資料觀摩室
櫃內展示明永樂白瓷僧帽壺及宣德青花等破損瓷器

故宮所藏（圖二七）是否為成雙的一對，或各為二對中的一件，這些要件均繫於另一半的問題上，有待以後更多的資料比對，始能說明問題。

後記

再次整理二〇〇五年參觀北京故宮剛開放的古陶瓷研究觀摩室時，所拍攝數張陳列破損瓷器的照片，其中明早期瓷

器的展示櫃，有永樂白瓷、宣德青花瓷器等。（圖二八）筆者注意到最上層永樂甜白瓷僧帽壺，除口沿傷裂外，大致尚稱完美，器身貼一黃籤，上墨書「麗一四七一白瓷破執壺一把」（圖二九右、圖二八局部），經查這件僧帽壺為清宮古董房（位於紫禁城東側北五所鍾粹、景陽兩宮左後。）藏器，清室善後委員會於民國十



圖二九 明永樂白瓷僧帽壺與右圖（圖二八最上格）為同件器物，然圖錄僅示完美一面，無展現破裂貼黃籤的另一面，一般實無法理解其為古董房所收藏之「麗一四七一白瓷破執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四年五月底至十二月初點查古董房文物，給予編號為「麗一四七一」，它的前後編號「麗一四七〇宋定窯獸環壺」（故宮文物統一編號：故盜一四一〇

四，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報告》品名為：定磁暗龍罐、及「麗一四七二填白葫蘆瓶」（故瓷一七〇四六），均隨文物播遷來臺，而「麗一四七一白瓷破執壺」卻留存北京故宮。再查核《點查報告》〈古董房〉清冊則更發現許多藏於此處的宋元明清瓷器，報告上只要冠以「破」字者如：「麗一四七五破透風彩瓶」、「麗一四七六破豆青暗花瓶」、「麗一四八八破汝釉方瓶」、「麗一四九〇破汝釉磁爐」、「麗一四九三破哥窯磁爐」（《點查報告》第五輯）等均無出現在台北故宮的帳冊上。因此，可以確定民國二十二年故宮文物南遷上海時，只要當時《點查報告》記載破損者則大部分留置北京。不過，亦有少數例外者，例如「麗一六一五破定磁蓮花大洗」（故瓷一一八六五）則仍為台北故宮藏品。文物南遷當時傷損的取捨標準，應有定則，筆者相信，這段文物歷史是絕對值得探究的課題。

注釋：

- 一、「列」為文物所屬宮殿乾清宮端凝殿的編號代碼。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各處宮殿文物，統一以《千字文》中一個字，作為每一宮、殿處所代碼編號，例如最初第一組點查的是乾清宮，就將此處所有物品皆編為「天」字號。第二組點查坤寧宮，此處物品編為「地」字號；養心殿為「呂」字號，「列」與「呂」字編號的瓷器，皆為故宮所藏清代瓷器中較為重要的一批，尤其是康熙乾三朝的畫琺瑯瓷器，絕大部分皆屬「列」字編號。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報告》上的編號即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的原始編號。
- 二、清宮檔案《陳設檔》、《活計檔》，及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報告》均載「磁胎畫琺瑯」及「磁胎洋彩」，故本文以清宮檔名為準，復原當時名稱較為合宜，否則無法比對實物，得出《活計檔》的製作年限。
- 三、此件宮碗在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報告》〈端凝殿左屋〉內載編號為「列二二四」品名為「磁胎畫琺瑯眉壽長春宮碗一對，雍正年製」，國立故宮博物院至今仍保存此一原始典藏號籤，故文物均可對回原件、原品名。而北京故宮所藏亦應貼有「列二二四」原始編號，如保留原籤則可對回原品名，或可避免視月季花為牡丹的誤解。
- 四、民初以後陶瓷界通稱為粉彩，然而，其中又將磁胎畫琺瑯即琺瑯彩混入，以致使得琺瑯彩、粉彩關係複雜化。故宮博物院原始帳冊《點查報告》上皆載為「磁胎洋彩」，洋彩名稱改粉彩為民國二十四年，故宮文物至倫敦展覽時，經主事者更換為「粉彩」。
- 五、端凝殿所藏清宮文物大多配有乾隆時期所配木匣，匣上均刻物品名，因此可與《活計檔》或其他檔案對照。其他宮殿如無木匣或其他檔案資料參考，訂名則由清室善後委員會自訂名稱，有時則無法對回原物、原品名。

參考書目：

1. 王健華，〈發現最具價值的陶瓷實物標本〉、〈十八孤品〉，《紫禁城》2006.1，134期。
2. 王健華，〈故宮博物院藏古陶瓷資料研究〉，《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古陶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3月。
3. 昌彼得，《故宮七十星霜》，商務印書局，1995年10月。
4. 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古陶瓷資料選萃》，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
5. 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
6. 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7. 葉佩蘭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39 琺瑯彩·粉彩》，商務印書館（香港），1999年1月。
8.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瓷器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9. 張榮，《光凝秋水—清宮造辦處玻璃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3月。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肇始 播遷 復院》，2000年1月。
11. 蔡和璧，《清宮中琺瑯彩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年。
12. 廖寶秀，〈一是一是二—雍正乾兩朝對峙的磁胎琺瑯彩〉，《故宮文物月刊》279，2006年6月。
13. 廖寶秀，〈錦上添花話洋彩〉，《故宮文物月刊》280，2006年7月。